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84n1581

皇明名僧輯略

明　袾宏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皇明名僧輯略凡例
  - 楚石琦禪師
    - 行實
    - 上堂
    - 普說
    - 示眾
    - 開示
    - 淨土詩
  - 毒峯善禪師
    - 上堂
    - 開示五羊深禪人
    - 囑大川關主
    - 行實撮略
    - 示徒悟玄
  - 空谷隆禪師
    - 示真性源
    - 示圓鑑堂
    - 示肄南宗
    - 舉世尊初生
    - 舉如人上樹
    - 答誠敬堂
    - 示道禪人
    - 自製塔銘
    - 示徒參禪
    - 答問
    - 示坐關安清二上人
    - 又
  - 天琦瑞禪師
    - 普說
    - 又
    - 開示
    - 示眾

    - 示無畏居士
    - 拈古
    - 行實
- 傑峯英禪師
    - 送黃龍明知客
    - 送歸德演禪師
    - 送天台洪禪人
    - 送伏龍溢南海維那
    - 示道信侍者
    - 頌古
        - 世尊初降王宮
    - 勘辯
    - 跋虛谷和尚法語
- 楚山琦禪師
    - 解期
    - 示秀峯居士
    - 示月庭居士
    - 機緣法語
    - 行實
- 性原明禪師
    - 小參
    - 龍山次韻
    - 淨慈次韻
    - 行實
- 雪庭　禪師
    - 請益
    - 拈古
    - 行實
- 古音琴禪師
    - 開示
    - 念佛警策
    - 開示
    - 又
    - 行實
- 笑巖寶禪師
    - 上堂
    - 拈古
    - 開示

        - 行實
    - 附錄
        - 古鼎銘禪師
        - 雪窗光禪師
        - 南堂欲禪師
        - 徑山悅空禪師
        - 佛光照禪師
        - 璧峯金禪師
        - 東溟日禪師
        - 孤峯德禪師
    - 又附
        - 高麗普濟禪師答李相國書
- 卷目次
  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皇明名僧輯略凡例

- 生於元。示寂於本朝者錄。示寂於元者不錄。
- 楚石以下十家。各有語錄。不能悉具全書。其上堂示眾普說拈頌題咏諸雜著等。皆錄少分。
- 附錄者。宋景濂學士集中所載諸善知識序文誌銘。亦以曾與本朝者錄其少分。
- 又附者。以失記普濟師朝代故。

目錄

楚石琦禪師
毒峯善禪師
空谷隆禪師
天琦瑞禪師
傑峯英禪師
楚山琦禪師
性原明禪師
雪庭　禪師
笑巖寶禪師
古音琴禪師

附錄

古鼎銘禪師
雪窗光禪師
南堂欲禪師
徑山悅空禪師
佛光普照禪師
璧峯金禪師
東溟日禪師
孤峯德禪師

又附

高麗普濟禪師

No. 1581
皇明名僧輯略

明雲棲寺比丘　袾宏輯

楚石琦禪師

行實

師諱梵琦。楚石其字也。寧波府象山縣人。姓朱氏。年九歲。授經於訥翁謨公。十六剃染。閱楞嚴經有省。隨元叟端公入京。聞西樓鼓聲。汗如雨下。因偈曰。捉得紅爐一點雪。却是黃河六月冰。見元叟。元叟許可。會報恩虛席以待。師勉赴。而築室西齋。為終焉之計。師形軀短小。而神觀精朗。舉揚正法。無愧妙喜。世壽七十五。僧臘六十三。有六會語錄行世。

上堂

除夜小參。善哉三下板。知識盡來參。既善知時節。吾今不再三。諸仁者。一舉更不再舉。今已再舉。一聞更不再聞。今已再聞。頭頭上明。物物上了。如理如事。亘古亘今。不是涅槃心。亦非正法眼。恁麼恁麼。三世諸佛祇言自知。不恁麼不恁麼。六代祖師無啟口處。設使言前薦得。猶為滯殼迷封。假饒句下精通。未免觸迷狂見。今紅爐上拾得一點雪。枯木上糝些子花。與你諸人赴箇時節。殘燈隨臘盡。爆竹送春來。復舉盤山云。向上一路。千聖不傳。慈明云。向上一路。千聖不然。妙喜云。向上一路。熱盌鳴聲。師云。三大老盡力道。只發明得向下一路。若是向上一路。驢年未夢見在。

普說

上堂。舉僧問乾峯。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。未審路頭在什麼處。峯以拄杖畫一畫。云在這裏。師云。白雲萬里。僧舉前話問雲門。門云。扇子[跳-兆+孛]跳上三十三天。築著帝釋鼻孔。東海鯉魚打一棒。雨似盆傾。師云。白雲萬里。忽有人出來。問天寧與麼批判。還愜得二大老意麼。向他道白雲萬里。呵呵呵。囉囉哩。囉囉哩。囉囉哩。剎剎塵塵知幾幾。十字街頭石敢當。忽然吸竭滄溟水。你輩茄子瓠子那裏知得。拍禪牀便起。

當晚小參。僧問諸佛不出世。祖師不西來。佛法徧天下。談玄口不開。既是佛法徧天下。為什麼談玄口不開。師云。南斗七。北斗八。進云。未審此理如何。師云。去去西天路。迢迢十萬餘。乃云。人天眾前激揚此事。也須是本分衲僧始得。若非本分衲僧。未免遭人怪笑。只如適來禪客立箇問頭。恁麼答他。却理會不得。再舉一徧。既是佛法徧天下。為什麼談玄口不開。簷聲未斷前宵雨。電影還連後夜雷。

結夏小參。僧問如何是山裏禪。師云。胡孫上樹尾連顛。進云。如何是城裏禪。師云。十字街頭一片甎。進云。如何是村裏禪。師云。扶桑人種陜西田。進云。謝師答話。師云。蒼天蒼天。乃云。衣食養壽命。一日不可無。糞埽敵寒暑。麤糲療形枯。昨日三春。今朝九夏。何不趁色身強健時。撥教生死路頭明白。要去便去。要住便住。誰障得你。誰礙得你。豈不俊哉。豈不快哉。且道生死路頭作麼生撥。空手把鋤頭。步行騎水牛。人從橋上過。橋流水不流。若不會。與你下箇註脚。空手把鋤頭。驟馬上高樓。步行騎水牛。鬧處冷湫湫。人從橋上過。飯蘿頭受餓。橋流水不流。撥火覓浮漚。時不待人。參。復舉圓覺經云。居一切時。不起妄念。於諸妄心。亦不息滅。住妄想境。不加了知。於無了知。不辨真實。師云。若然。道有也得。道無也得。向上也得。向下也得。得也得。不得也得。數片白雲籠古寺。一條綠水遶青山。

示眾

師云。一朝村院主。萬劫出頭難。大難大難。若是箇漢。佛語祖語不教蘊在胸襟。掉向他方世界。何況世間淺近之學。便誦得四韋陀典。但增妄想。堪作甚麼。食人涎吐。未有了日。不如無事好。見我道無事。便作無事會又爭得。若要真箇無事。須下死工夫。大死一回。死中得活。便能超毗盧。越釋迦。百帀千重。七通八達。祖師巴鼻。向上宗乘。盡與埽除。不勞拈出。雲門云。我今日共你說葛藤。屎灰屎火。泥豬疥狗。不識好惡。屎坑裏作活計。汝若跳出屎坑。却來山僧手裏喫棒。

示眾。看這般時節。有志學道兄弟那裏放包。從上來建立門庭為什麼事。可但為你幾鄉親法眷。圖口腹。恣無明。成羣作隊。造地獄業。佛法禪道推向一邊。爭知業報卒彈避不得。刀山劍樹。鑊湯爐炭。無人替代渠。如今大方叢林。兵變以來。南北東西。萬中無一。因什麼如此。蓋是惡貫滿。業果熟。自作自受。更教誰承當。祖師勸你出家。終不但為衣食名利拋鄉別井也。只為生死事大。無常迅速。尋師訪友。切切究明。噴地一發。成佛作祖去。報父母深

恩去。度脫天下人去。既不如此。因何出家。冷地思量。古風大好。饑則乞食。寒則補衣。日中一餐。樹下一宿。旅泊三界。示一往還。永斷無明。方成佛道。豈不見無業國師示眾云。古人得意之後。茅茨石室。折脚鐺裏煮飯喫過三二十年。名利不干懷。財寶不為念。大忘人世。隱跡巖叢。君王命而不來。諸侯請而不赴。豈同吾輩貪名愛利。汩沒世塗。如短販人。有少希求。而忘大果。與麼指示。可煞分明。作福不如避罪。多虛不如少實。在此衣線下一道圓光。阿誰無分。莫教失却人身。只要你直下搆取。便與佛祖齊肩。若道山僧妄語。甘入拔舌地獄。

示眾。教中有六念。念佛。念法。念僧。念戒。念天。念施。衲僧門下念箇什麼。若道念佛。念著佛字。漱口三日。不可是念佛也。若道念法。法尚應捨。何況非法。不可是念法也。清淨行者。不入涅槃。破戒比丘。不入地獄。不可是念僧也。持犯但束身。非身無所束。不可是念戒也。三界無安。猶如火宅。不可是念天也。施者受者。併所施物。三輪空寂。俱不可得。不可是念施也。莫是無念麼。纔無念便是有念。避溺投火。轉見病深。直饒獨脫無依。要作山僧奴子未可在。欲得會麼。千年無影樹。今時沒底靴。

舉雲門一日拈拄杖云。凡夫實謂之有。二乘析謂之無。緣覺謂之幻有。菩薩當體即空。衲僧見拄杖但喚作拄杖。行但行。坐但坐。總不得動著。妙喜云。我不似雲門老人。將虛空剜窟籠。驀拈拄杖云。拄杖子不屬有。不屬無。不屬幻有。不屬即空。卓一下云。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這裏各隨根性悉受用。惟於衲僧分上為害為冤。要行不得行。要坐不得坐。進一步則被拄杖子迷却路頭。退一步則被拄杖子穿却鼻孔。只今莫有不甘底麼。試出來與拄杖子相見。如無。來年更有新條在。惱亂春風卒未休。凡夫不合起有見。二乘不合起無見。緣覺不合起幻有見。菩薩不合起當體即空見。不可放過。雲門老漢貪觀白浪。失却手橈累天下衲僧總落拄杖圈襩。放過不可。好與一坑埋却。

舉昔有一婆子施財。請趙州和尚轉大藏經。趙州下禪牀遶一帀云。轉藏已畢。人回似婆子。婆子云。比來請轉一藏。如何和尚只轉半藏。妙喜云。眾中商量道。如何是那半藏。或云再遶一帀。或彈指一下。或咳嗽一聲。或喝一喝。或拍一拍。恁麼見解。只是不識羞。若是那半藏。莫道趙州更遶一帀。直饒百千萬億帀。於婆子分上只得半藏。設使更遶須彌山百千萬億帀。於婆子分上亦只得半藏。假饒天下老和尚亦如是遶百千萬億帀。於婆子分上也只得半藏。設使山河大地。森羅萬象。若草若木。各具廣長舌相。異口同音。從今日轉到盡未來際。於婆子分上亦只得半藏。諸人要識婆子

麼。良久云。鴛鴦繡出從君看。不把金鍼度與人。師云。這婆子謂趙州只轉半藏。弄假像真。當時只消道何不向未遶禪牀時會取。
舉德山小參示眾云。老僧今夜不答話。問話者三十棒。時有僧出禮拜。德山便打。僧云。某甲話也未問。為什麼打某甲。山云。你是甚處人。僧云。新羅人。山云。未跨船舷。好與三十棒。法眼云。大小德山話作兩橛。圓明云。大小德山龍頭蛇尾。雪竇云。德山握閫外之威權。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。要識新羅僧。只是撞著露柱底瞎漢。

塗毒鼓未擊。早是鴨聞雷。漫天網未收。躍鱗衝浪來。德山老。
德山老。正令當行非草草。法眼重加矢上尖。圓明更向聲前掃。
千古流芳雪竇師。長劍在手親提持。

舉德山挾複子到溈山。上法堂。從東過西。從西過東。溈山默坐不顧。德山云。無無。便下去。複云。也不得草草。遂具威儀見溈山。提起坐具云。和尚。溈山擬取拂子。德山便喝。當時背法堂著草鞋便去。溈山至晚問首座。適來新到在什麼處。首座云。當時背法堂著草鞋便去。溈山云。還識此子麼。已後向孤峯頂上蜑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。

作家相見。無背無面。眼似流星。機如閃電。提起坐具。略露鋒鋩。擬取拂子。聊乘快便。已後孤峯結草庵。牛頭向北馬頭南。

開示

既稱長老。出世為人。喻如金錍刮眼膜。非是小事。若傷鋒犯手。未免破睛。危乎險哉。間不容髮。豈可恣矇袋。掉三寸舌。脫空瞞人。你看他挾山初住京口寺。已有發明。到垂手處。不無滲漏。後往華亭見船子。及船子向他道。離鉤三寸。子何不道。道不得。劈口一橈。竿頭絲線從君弄。不犯清波意自殊。始大徹。所以道參禪須是悟始得。悟了須是見人始得。若不見人。只成杜撰禪和。說拍盲禪。到處教壞人家兒女去也。第一本領要端正。履踐須明白。院子大小正當置之度外。臨濟下風穴首山何嘗聚三百五百眾來。至今道行天下。所謂山不在高。有仙則名也。
又云兄弟開口便道我是禪和。及問他如何是禪。便東覷西覷。口如扁担相似。苦哉屈哉。喫著佛祖飯。不去理會本分事。爭持文言俗句。高聲大語。略無忌憚。全不識羞。有般底不去蒲團上究明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。冷地裏學客舂。指望求福。懺除業障。與道太遠在〇凝心斂念。攝事歸空。念想纔生。即便遏捺。如此見解。即是落空亡的外道。魂不返的死人。又有妄認能瞋能喜能見能聞。認得明白了。便是一生參學事畢。我且問你。無常到時。燒作一堆灰。

這能瞋能喜能見能聞的什麼處去也。恁麼參的。是藥汞銀禪。此銀非真。一煅便流。因問你尋常參箇什麼。答道有教參萬法歸一。一歸何處。又教我只如此會。今日方知不是。就和尚請箇話頭。我道古人公案有什麼不是。汝眼本正。因師故邪。累請不已。

淨土詩(略舉十首)

有箇彌陀在自心。纔生一念隔千岑。於中豈待回光照直下翻為向外尋。綠水青山皆妙體。黃鶯紫燕總玄音。凡夫只為貪瞋重。不覺身棲寶樹林。

遙指家鄉落日邊。一條歸路直如弦。空中韻奏般般樂。水上花開朵朵蓮。雜樹枝莖成百寶。羣居服食勝諸天。吾師有願當垂接。不枉翹勤五十年。

一朵蓮含一聖胎。一生功就一花開。稱身瓔珞隨心現。盈器酥酡逐念來。金殿有光吞日月。玉樓無地著塵埃。法王為我談真諦。直得虛空笑滿頤。

將參法會禮金仙。漸逐香風出寶蓮。紅肉髻光流不盡。紫金身相照無邊。重重樹網垂平地。一一華臺接遠天。諸佛界中希有事。了如明鏡現吾前。

一寸光陰一寸金。勸君念佛早回心。直饒鳳閣龍樓貴。難免雞皮鶴髮侵。鼎內香煙初未散。空中法駕已遙臨。塵塵剎剎雖清淨。獨有彌陀願力深。

金作層樓玉作臺。瑠璃田地絕纖埃。惟心淨土無高下。自性彌陀不去來。紅日初非天外沒。白蓮只在意根栽。眾生障重須存想。想極情亡眼豁開。

莫將胎獄比華池。早向池中占一枝。却坐寶華成佛子。何煩慈母浴嬰兒。口餐法喜真餚饌。心得明門妙總持。般若臺前定回日。令人長憶雁門師。

多言極樂向西尋。究竟不離清淨心。空影入池皆碧玉。日光穿樹盡黃金。事如夢幻雖非實。理到圓常却甚深。八萬四千真相好。請君危坐扣靈襟。

須摩提國讚何窮。不與他方佛境同。百味酸甜長滿鉢。一身輕健任游空。初心便獲無生忍。具縛能教宿命通。今古往生留傳記。盡塵沙界扇慈風。

念極心開見佛時。自然身到碧蓮池。火輪罪淨千千劫。琪樹光分萬萬枝。善友深談終不厭。靈禽妙語實難思。功成果滿須臾事。尚謂奔流閃電遲。

袾宏曰。本朝第一流宗師。無尚於楚石矣。築石室。扁曰西齋。有西齋淨土詩一卷行世。今止錄十首以見大意。彼自號禪人而淺視淨土者。可以深長思矣。

毒峯善禪師

上堂

諸大德。既來這裏相從貧道參禪。究明生死。須依貧道家風行持。他後決不相賺。各各俱要屏息身心諸緣。一心向道。追復百丈以前釋迦老子所行頭陀之行。是謂家風。此之苦行頭陀。經中具載。請自檢看。然雖今人難比古人。且請於中行得一半。庶亦得瞻頭陀苦行之少分矣。不可似今時學者。全不問著。甘作無慚愧人。佛法驢年會得。只如世尊當時。饑則領眾持鉢入城乞食。歸則各處岩穴之間。後來趙州諗和尚三十年不開口。告人不雜用心。匾担山和尚唯餐象栗過日。丹霞然和尚一生只箇布裘。更看芙蓉楷和尚。不發疏簿。不請化主。一生唯事淡泊。此諸尊宿。俱是行頭陀苦行家風。所以一箇箇魁壘秀出於當時。而千古之下為世所尊上。諸大德。若依此苦行。而行持久之。不移不易。則僧問如何是佛。雲門道乾屎橛。管取呵呵大笑。嘗有僧問。如何是和尚家風。答曰。前江潮急魚行澀。後嶺松高鳥泊難。下座。

上堂。僧問昔高峯和尚示眾云。海底泥牛銜月走。巖前石虎抱兒眠。鐵蛇鑽入金剛眼。崑崙騎象鷺絲牽。此四句內。有一句能殺能活。能縱能奪。若人點檢得出。許你一生參學事畢。不知是那一句。師云。待你悟即向你道。會麼。僧云不會。師云。不見道你有主杖子。我與你主杖子。你無主杖子。我奪却你主杖子。下座。

開示五羊深禪人

若了自心本來是佛者。一切惟假名。況復諸三有。儻爾於斯直下不能領略。別無方便。但將吾所付之念佛公案。用心提撕。單單參究。以期徹悟。精進不懈。勇猛無怯。務要討箇明白而後已。欲上參時。先須拌捨世間恩愛利名等事。使身心灑落。虛融淡泊。切切以了生死大事為己重任。抖擻精神。看這念佛底是誰。要在這誰字上著到。深下疑情。疑這念佛底是誰。故謂大疑大悟。小疑小悟。不疑不悟。良哉言也。你若纔有切切之心。疑情重也。話頭自然現前。緜緜密密。淨念相繼。凝定身心。回光返照。執而持之。勿令間斷。一念不生。前後際斷。目前空牢牢地。胸中虛碧碧地。澄澄

湛湛。卓卓巍巍。到此喚作生滅滅已。寂滅為樂。正好再見真善知識。掃除悟跡。別立生涯。不受天下老和尚舌頭顛。然後水邊林下。保養聖胎。待時龍天推出。方可為人也。

囑大川關主

欲作吾家真種草。要須直下坐斷聖凡情量。不守靈鑑虛明。廓亡自他。當體不顧。亦不作無己知解。自然本體露現。如大日輪昇於虛空。無處不照。正恁麼時。若有箇承當底人。則不能於那事相應。此是佛祖自證三昧。比比不相知。各各不相到。喚作大事因緣。空生身子睥睨不著。三賢十聖。只為聖心未忘。見性如隔羅縠。饒你才並馬鳴。解齊龍樹。亦只得一生兩生不失人身。此是根思夙淨。聞之即解。去道逾遠。況小智薄德浮淺之學者乎。又如慧可大師。無書不解。無經不通。到初祖面前一詞不措。方覓安心。從斯一切放下。心如牆壁。至於立雪斷臂猶不肯可。及乎瞥地一下。則禮三拜依位而立。始曰汝得吾髓。此豈造次。近世學者心麤。認指為月。天地懸殊。自既錯解。將此印證後昆。一盲引眾盲。為害非細。或者謂我已坐禪。得箇安樂處。身心輕安。更無異念。直是靈靈不昧。了了常知。於生死岸頭已得不疑。只未會古今差別公案。是何言歟。蓋因邪師法眼未明。妄據師位。以方便為真實。是非不辨。認箇湛不搖處作空劫那邊事。豈非認奴作郎。殊不知湛入合湛。是識邊際。永嘉云。損法財。滅功德。莫不由斯心意識。古德云。諸佛說心。為破心相。令知心相元是虛妄。今人認心是道。深違佛意。又增戲論。殊乖大體。或者云。一切皆空。有甚正悟處。此是斷見外道。或者云。一切無著。自然無礙。此是掩耳偷鈴。自屎不覺臭。或者云。齋戒明白。清淨無染。自然不墮惡趣。此是住相布施。三途業因。或者云。大悟不拘於小節。任意浮沈。隨處騰騰。便是快活道人。此是常見外道。闡提癡漢。或者云。但一切人如死人去。更有甚事。此是白日寐語。誇談馬角。豈不見道那伽常在定。無有不定時。或者云。某人雖不會道。奈何死得好。有堅固子。此是夢中說夢。僧問古德云。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。答云。不許夜行。投明須到。且無你用心處。你若古今見盡。迷悟情消。則常轉法輪。一切時出生。一切時滅度。貧道痛以慧命危甚。若一絲九鼎之懸。觀今玄紹之徒。槩似兒戲之所為耳。但要誑得入手則已。豈知吾祖有行解相應。名之曰祖之誡乎。亦是為師者不審學者之才器堪否。而苟圖收拾門人之私。致招法門之辱累也。如子順大川禪人。自捨緣入道。於真定金臺二處掩關。下得定力之功。而本地光明未發。故南詢師匠決擇。懷香禮余。呈似工夫次第。余知做

到湛不搖處。猶未出他識陰區宇。此是靜想不脫。所以己見不明。殊知勞慮永斷。得法界靜。即彼靜解為自障礙。要知得在神靜。失在物虛。錯認定盤星。且喜沒交涉。此是大解脫門自在三昧。須是塵勞不染。靜妙不收。步步活鱍鱍地。宛轉無窮。鬧浩浩處識得。方始八面玲瓏。七穿八穴。子更下那一步工夫。一日如桶底脫。則知如上葛藤盡是為蛇畫足。雖然。要作大法器。建立門庭。直須久依吾住。再向那邊更那邊打數百箇懸空觔斗歸來。始得智過於師。方堪傳受。豈不見道雪後始知松柏操。事難方見丈夫心。

行實撮略

季善。祖貫鳳陽人。隨任生於廣東之雷陽。父吳姓。母鍾氏。十七歲出家。初遇源明和尚請益。蒙受無字公案。囑云須發大願以自護持。我便發願。若生死不了。大事未明。遺棄修行。貪著名利。死墮阿鼻地獄。受苦無量。(云云)蒙念長老送入關。關中不設臥牀。安一凳。誓不倒身。以悟為則。睡魔沈重。垂頭眠著。不覺半夜。因去坐凳。立誓不坐。晝夜行立。忽靠屋柱睡著。又立願不近牆壁。遼空經行。(云云)一朝聞鐘聲。忽說偈云。沈沈寂寂絕施為。觸著無端吼似雷。動地一聲消息盡。髑髏粉碎夢初回。(云云)汝等果能依我修行。須要具我如是誠信決烈。如是守戒行持。如是勇猛精進。如是打七煉磨。如是剋期取證。如是禪定解脫。如是次第覺觸。如是信解悟入。如是尋師印可。如是涵養淘汰。如是待時為人。還有一重如是。直待案山點頭。即向汝道。

示徒悟玄

誠哉此事。見則便見。擬思則白雲萬里。況如之若何。汝欲決要明此一件大事。須著做直捷工夫。能向一毫頭上安身立命。做教久久。則便得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矣。若得真到此地。則曠劫不明之事當下分明。猶如啞子夢見親娘。與人說不得。亦復如人飲水。冷暖自知。方可水邊林下保養聖胎。待時龍天推出。扶持末運。接續祖燈。廣化眾生。同成正覺。其或未然。只須將我所付念佛公案貼在鼻端上。不許執在一邊。須向一切處常目在之。勿使須臾失其照顧。疑箇念佛底是誰。於這一句緜緜密密。直教首尾一貫逼拶將去。如不得力。再加箇畢竟念佛底是誰。儻被散亂昏沈之魔攪擾。或有間斷。莫容滯久。如雞抱卵。若冷却。其窠子無出頭期矣。工夫緜密之喻無如此也。儻宿有靈骨。得箇覺觸處。切不可自許。須見本色宗匠。入他爐鞴受他煅煉出來。真偽淺深一一得知。更不存

其悟跡。做箇無事無為底自在道人。所以道金屑眼中翳。衣珠法上塵。已靈猶不重。佛祖是何人。到這裏但有纖毫悟理未忘。佛法玄微去之未盡。皆墮法塵見刺之圈襩。誠哉此事。乃無大極大底大事。真能欺賢壓聖。豈可輒作容易想而不慎乎。至囑。

祩宏曰。關內行持。可謂大強勇猛精進矣。樂閒逸而坐關者惕諸。

空谷隆禪師

示真性源

參禪須要信得徹。有主宰。提撕話頭。默默參究。於一切處無著無依。逆順境界到手。便為驀直行去。不起分別。不見有逆順。不見有境界。蓋為大解脫中不存一法也。洞然了悟。直下承當。更進一步。了却向上一著。虛徹靈明。如金剛王寶劍。萬物曷敢嬰其鋒。更說甚麼世法佛法。煩惱菩提。透頂透底。舉體全真。是為逸格之人也。

示圓鑑堂

念佛一門。捷徑修行之要也。識破此身不實。世間虛妄。是生死根。惟淨土可歸。念佛可恃。緊念慢念。高聲低聲。總無拘礙。但令身心閑淡。默念不忘。靜鬧閑忙。一而無二。忽然觸境遇緣。打著轉身一句。始知寂光淨土不離此處。阿彌陀佛不越自心。雖然如是。若乃將心求悟。反成障礙。佛性是自然之物。不屬心思意解。若見恁麼說。你便執箇無心。又成大病。但以信心為本。一切雜念都不隨之。如是行去。總然不悟。沒後亦生淨土。階級進修。無有退轉。優曇和尚令提云念佛者是誰。或云那箇是我本性阿彌陀。謂是攝心念佛。參究念佛。汝今不必用此等法。只用平常念去。

示肄南宗

趙州無字。未悟之時。如銀山鐵壁。今日也無無。明日也無無。一朝水到渠成。始知鐵壁銀山元非別物。只貴退步休心。切切要明生死大事。不可呆蠢蠢念箇無字虛延歲月。亦不可推詳計較義理曲會。但於時中憤憤然要明這箇無字。忽爾一朝懸崖撒手。打箇翻身。方見孤明歷歷。如是現成。到此不可耽著味著。還有腦後一槌極是難透。你但恁麼參去。

舉世尊初生

朕兆纔彰成露布。復指乾坤行七步。只要羣生正眼開。落盡眉毛渾不顧。

舉如人上樹

百醜千拙齊露出。明眼衲僧見不得。斷人命脈只斯須。香嚴老子賊賊賊。

答誠敬堂

向上一著者。悟徹之後。結角羅紋。殺著一鎚。所謂末後一句也。言語說不到。只用活機手段調治而至。百丈再參馬祖。馬祖正用此機。臨濟再參黃檗。黃檗亦用此機。臨濟打洛浦亦此機也。後於夾山棒下方始瞥地。興化打克賓亦此機也。真淨和尚頌曰。丈夫當斷不自斷。興化為人徹底漢。日後從他眼自開。棒了罰錢趕出院。此頌甚對機。汝今公案未明。如何明得此一著子。夙有靈根者。公案亦甚易明。不見臨濟凡問佛法。便被黃檗毆打。十分切當。後得大愚一句打發。洞明黃檗機用。假如今日汝問我向上一著。我亦不用搖脣動舌。只用毆打。再問再打。汝被我打得荒了。無計可施。無理可說。不得意中。忽然猛省。亦未可知。我雖不施棒喝。汝但恁麼承當去看。

示道禪人

參禪一著。是超生死脫輪迴之關棙子。豈可小識小見而能擬議耶。此是三世諸佛捷徑度人之大法。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也。自從世尊於靈山會上拈花示眾。迦葉尊者獨悟深旨。次第傳來。度人無限。非語言文字而能教誨。惟在具大手段。大善知識。生機活法點悟而已。昔因風吹旛動。一僧言風動。一僧言旛動。六祖云。非風旛動。是汝心動。二僧皆得省悟。嗚呼。二僧言是風動。是旛動。皆是凡心。六祖言非風動。非旛動。便悟佛心。汝今且去窮究非風旛動。是汝心動。如是參去。忽然省悟。自知果然非風旛動。是我心動也。那時却來回報。然後為汝敲磕末後一句。

自製塔銘

生事死葬。祭之以禮。孔子之教也。死而火化。安葬骨塔。釋迦之教也。古今依教。莫不皆然。余生姑蘇洞庭黿山陳氏。父字顯宗。號月潭處士。母金氏。余諱景隆。字祖庭。號空谷。生於洪武癸酉七月十二日。永樂壬辰。從弁山白蓮懶雲和尚受學參禪。湖海禪伯古拙和尚輩莫不參扣。雖以家居。參究不替。庚子歲。許令出家。從虎丘先師石菴和尚收為行童。洪熙乙巳。給牒為僧。宣德二年。從杭昭慶守宗師得具戒。六年。先師膺薦住持杭之靈隱。遂同至矣。七年。往天目山禮高峯塔。憩錫一載。剋苦參究。忽有省會。懶雲和尚時在海昌淨妙。遂造之。剖露心法。懶雲大喜。九年。靈隱先師圓寂矣。闍維。斂骨堊於本山。造骨塔。并塔院。奉祀有年。今老且病。死日在邇。思無餘地以葬遺骨。遂承佃錢塘縣尉司上扇第二圖修吉山下沈敬元佃官地一段為墳地。葬骨塔。葢墳屋居之。待盡餘年。名其屋曰正傳塔院。嗚呼。生死一夢。骨塔奚為。蓋表佛法流芳。靈踪不斷。即幻明真。以致佛祖命脈源遠流長矣。幻身雖滅。佛性不遷。後之來者。見窣堵崚嶒。峯巒蒼翠。鳥鳴喬木。泉瀉幽巖。不馳外境。不執內心。盡忘愛惡。陶然泰和。始知法界為身。虛空為口。萬象為舌。晝夜說禪。未常間歇。於此見得明。透得徹。如醉復醒。廓然領悟。便見佛祖不曾涅槃。老僧不曾圓寂。大圓鏡中覿面相見。西來祖意兩手分付。如古師嗣雲門。青師嗣太陽。無前後。無去來。大千沙界。自他不隔於毫端。十世古今。始終不離於當念。懶雲和尚。是景隆受業師之受業師。景隆心法受印可於懶雲。即南極安禪師也。得臨濟正傳二十世。師上泝天真。則無極源雪巖欽。前後嗣法亦無定規。前嗣後者。阿難嗣迦葉。後嗣前者。興化嗣臨濟。理貫古今。詣實為至。銘曰。
廓周法界。空蕩無涯。羣靈昇墜。恒無已時。佛祖垂應。為導為師。夙膺微幸。直斯化儀。不善弘道。隨力所宜。卒於武林。骨窆山崖。窣堵奠安。山同壽期。以幻歸幻。有為無為。成住壞空。斯道恒夷。正統九年春。景隆五十二歲著。

示徒參禪

禪宗厥旨。是轉迷成悟之要道也。是明心見性之妙訣也。是超凡入聖之關棙也。自宋末至於今日。師法不逮。參徒根器亦為下劣。變壞妙訣。死法傳流。無繩自縛。本是活人。縛作死漢。做作規矩。提死話頭。執倚偏邪。無由開悟。嗟夫。靈山會上別傳心法。超出功用。大解脫法門也。要在妙悟。豈局規模。老僧今日不用提話頭。不用參公案。先要識破此身。空花幻影。不越百年。安可溺於世情。埋沒靈明覺性。隨逐妄緣。汩沒生死。六道循環。不能超

出。既知此患。盡情放下。更不留心。惟令默自思惟。我今思善思惡怕熱怕寒知饑知渴者心也。因有幻身。此心存活。死了燒了。何處安身。只思此二句。其餘言語。知得便了。不須記憶。但於行住坐臥靜鬧閒忙苦樂逆順一切時中。唯自思惟死了燒了何處安身。忽然識得。自會做人。自知入道。至於此時。方參公案。切須穩重窮究末後一句。方到牢關。始為了事人也。涵養此道。如百煉精金更無變色。還垂方便接引後人。是為報佛恩德。

答問

明本源曰。永明大師道。有禪有淨土。猶如帶角虎。是則二法兼行耶。兼行。則古人謂之脚踏兩邊船。必陷中間也。湖海弟兄浩浩商量。是非蜂起。乞師指決。去我礙膺。答曰。永明大師出此言時。無人反覆扣問。歷代祖師在世。亦無人反覆扣問。故無辨明也。學人疑似之心蘊之於懷。未常發問。懽懼含糊。迨今五百年矣。子發此問。大哉問也。惜乎景隆虛度光陰七十四年。道德智眼皆所不逮。安能答此言乎。強答之。恐不契佛祖之心。反罹罪咎。然有問無答。亦非道也。勉赴來意。隨力言之。子當裁擇。執守參禪。提箇話頭。自謂守靜工夫。更無別事。念佛往生。寅夕禮誦。皆所不行。此謂有禪無淨土也。此等參禪亦非正氣。是為守死話頭。不異土木瓦石。坐此病者十有八九。莫之能救。禪是活意。如水上葫蘆。捺著便轉。活鱍鱍地。故云參祖師活意。不參死句。如此參禪。不輕念佛往生之道。寅夕禮誦亦所遵行。左之右之無不是道。雪峯作典座。楊岐作監寺。籍身勞動。內力參禪。永明參韶國師之禪。大弘念佛之道。所謂內圓而外方。內祕菩薩行。外現是聲聞。此謂有禪有淨土也。輒以俚言免塞子問。別訪高明以求的意。

示坐關安清二上人

大藏經中。傳燈錄裏。教人修行者。皆言親近明師。時時聞法。或念佛。或數息。或屍觀。或居阿蘭若。閑淡性情。剋求妙悟。自從拈花示眾。迦葉妙悟教外別傳禪學厥旨。二祖覓心不得而得安心。南嶽禪師參六祖。祖曰。什麼物。與麼來。嶽大悟。乃曰。說似一物即不中。疏山聞溈山曰。有句無句。如藤倚樹。疏山賣布單作路費。三千里外直造溈山。扣問樹倒藤枯。句歸何處。溈山大笑而已。疏山不契。發憤而去。行到明招。言及於此。明招曰。却使溈山笑轉新。疏山大悟。大慧亦問樹倒藤枯。句歸何處。圓悟答云。相隨來也。大慧亦悟。有僧問一老宿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。宿云。

噁。其僧大悟。雪峯三登投子。九到洞山。古人坐立不安。切切求悟。豈肯死坐關房。守株度日。唐有大梅。宋有和菴主。閑靜餘情。養道而已。唐宋之時。皆無坐關之說。元時生出計較。設箇關房。安坐待悟。至今倣傚也。汝既如是精進用心。切切求悟。聊為庶幾。豈可安坐關房。現成衣食。自在過時。而況張道伴。李道伴。張施主。李施主。常來相望。各入關房。閑話半日。豈是真正修行純淨工夫剋時求悟也。靈源居昭默堂。高峯坐死關。皆悟道之後養道者也。不似今人茫然而坐。古人不捨分寸光陰。不廢翦爪之工。捨身命而求妙悟也。今恐虛消信施。空喪光陰。帶果招因。難以逃避。由是老僧如是苦口。若契汝心。留為警覺。或不契心。付之水火。

又

來書說許多言語。皆欲辨明。且夫義學中人。讀書經。教文義。玄義豈不過汝百倍。尚不能一一辨明。不能窺測禪宗公案。汝欲辯明。何異入海算沙。禪宗厥旨。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。昔有僧問石頭和尚曰。如何是禪。答云碌甎。如何是道。答云木頭。禪是如是之處悟將出來。思惟之心安在何處。一悟之後。萬法皆明。何待辨論。大慧和尚頌十智同真公案云。兔角龜毛眼裏栽。鐵山當面勢崔嵬。東西南北無門入。曠劫無明當下灰。禪宗悟境界如是而已。通此消息。令汝會意。前者見汝多於人事。故寫書來。令汝自省。又恐汝獨執於坐。困在昏鈍。故寫幾段古人用心切近悟處。令汝學他用心。昔晦堂和尚參雲峯悅禪師。日日挨拶。日日不悟。峯曰。你且去參黃龍南禪師。到彼挨拶數日亦不悟。復回雲峯。峯已遷化。復回黃龍。途中遇雪。阻於一寺。無師參扣。便看傳燈錄。偶然揭開。看見僧問多福。如何是多福一叢竹。福云。一莖兩莖斜。僧云不會。福云。三莖四莖曲。晦堂大悟。覺華嚴參圓悟。日日挨拶。日日不悟。圓悟令看羅山語錄亦不悟。發憤出門。行到一寺。忽然大悟。古人如是坐立不安。磨心擦腹。挨拶出來。豈是安然自在。守待自悟。觀汝來書。知汝不會參禪。不聞真正開發。只是江湖中碌碌然之開發也。良可惜哉。老僧寄書。令汝師於古人。莫師今人。老僧於永樂年間十九歲時。遇見信心銘證道歌。一看之後。超然省會。從此發心。力求出家。參見南極老和尚。古拙老和尚。金陵湖廣兩浙之間做知識者。一一往見。所有開發。皆不中意。我自主張。只用傳燈中上古祖師機用開發。用心參究。所以今日得這些小見識兒也。忝與上古相合。不與今時雷同。我期望汝成箇法器。不可平常過了。汝今抖擻精神。自著精彩。參箇萬法歸一。一歸何

處。返究自己。力要省會是歸何處。拌捨此身。默做遲鈍工夫。一生用心去。終有悟日。此是沒奈何處用此痛切之心也。古人則不然。有云我坐在這裏等你悟去。我立在這裏等你悟去。如是容易。豈不快哉。古人用心苦切。一團精彩悟將出來。不是拘縛身體。呆呆兀坐。昏茫過日。此上所言多說禪病。脫得禪病。庶可悟道。古云。千魔萬難轉惺惺。直須精進切心。庶有悟日。

祩宏曰。諸師多教人參念佛是誰。惟師云不必用此等法。隨病製方。逗機施教。二各有旨。不可是此非彼。

天琦瑞禪師

普說

汝等諸人既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。何得依稀過日。浪蕩度時。三箇攢攢。四箇簇簇。只圖熱鬧。那有直前做去底人。縱有悔懊。又不肯行。更道今年這裏不好。等待明年別尋去處。及到明年。依舊如此。似此之流。盡空盡界。誰肯發丈夫之志。立決定之心。直至老死。永無那移。又有無知之輩。纔然行持。便去訪問諸尊宿悟門。面前聽得。隨後便講誰深誰淺。誰悟誰學。一向誹謗他人德行。不知轉增自己貢高。苦哉苦哉。有何利益。今此大眾。莫學斯等之流。除去心中諂曲。截斷人我貪瞋。直教一念不生。萬緣頓息。然後向此乾乾淨淨處提箇話頭。萬法歸一。一歸何處。一歸何處。畢竟一歸何處。或前後考究。或上下通參。或單追何處。舉定。不令浮沈。字字明白。句句皆參。其目如覩。其耳如聽。審定詳參。念念相續。心心無間。綿綿不絕。密密常然。若有一句不參。只這一句便是妄念。惟其不參。所以為妄。亦名狂念。今時學者一味去念。齊聲囉喊。只圖其熟。故不肯參。若然不參。直饒念到彌勒下生。也只討得一場口滑。又不識羞。更道我不提自提。不舉自舉。如何不得開悟。大眾。決不是教你念話頭。決不是教你煉昏沈。縱然不睡。又中何用。也只是箇精魂。這段生涯。決不是這箇道理。你莫錯用其心。吾今告汝。莫生疑謗。我終不以狂言詐語圖名愛利誤賺諸人。不是教你不念話頭。不是教你不煉昏沈。你若不參話頭。煉到盡未來際。又且如何。終是蒸砂作飯。縱經塵劫。只名熱砂。決不成就。欲求開悟。須是大起參情。參究一歸何處。念中起參。參中起念。一挨一拶。一拶一挨。無縫無罅。無空無缺。因其參情綿密。日用之中。自然行不知行。住不知住。坐不知坐。臥不知臥。東西不辨。南北不分。不知有六根六塵。大忘人世。晝夜一如。若不參情結秀。憑何得箇廢寢忘餐。至此境界。儻到這地面。

不可便為工夫。猛著精彩。更加一拶。直得虛空粉碎。萬象平沈。又如雲消日出。世間出世間獨露無私。信手拈來無有不是。千聖萬賢籠罩不住。復看生死涅槃果如昨夢。到這裏方信從前說話苦口相窮元來的實不虛。大眾。但辦肯心。必不相賺。

又

大道普乎天下。無一人而不具。蓋因迷不自覺。所以沈埋。縱顧其念。念不著實。亦不返顧。汪汪洋洋。終日竟夜。雖不放逸。亦不成就。更不知過在於何。皆為不參。只去狂念。儻有參者。又不實參。有時而緊。有時而慢。髣髴依稀。空延歲月。如此行持。寧能得悟。汝等諸人。從今以往。更莫蹉跎。發箇決定信心。晝三夜三。永無恣縱。直盡今生。以悟為則。舉定本參。看他是箇什麼境界。是箇什麼道理。務要討箇分曉。以句挨句。以意拶意。意句相連。參情自然綿密。左之右之無間無斷。若依山僧之語。世情自然生疏。道念自然濃厚。日久歲深。自然廢寢忘餐。不煉昏沈。昏沈自退。不除散亂。散亂自絕。行住坐臥。自然不知有身。自然不知有世間境界。何故。純一無雜。心念不二。放之不去。收之不來。無彼無此。無是無非。物我混然。晝夜一如。忽然會得。如夢而醒。復看從前。皆是虛幻。了知當體本來現成。萬象森羅。全機獨露。天上人間。悉無別法。蕩蕩然無拘無束。坦坦地自由自在。於這大明國裏也不枉為人。向此法門也不枉為僧。然後却來隨緣度日。豈不暢哉。古云。隨緣消舊業。更莫造新殃。

開示

都是年尊老宿。何以返近於吾。吾將何法開示於汝。擎拳云。會麼。眾曰不會。示曰。諸佛諸祖皆無言說。言說轉遠。故我直示。汝又不識。只這不會底是諸法王。是諸佛母。三世十方一切聖凡盡從這不會底生出。所以喚作摩耶夫人。如來號正徧知海。汝等返為無明。復擎拳云。會麼。眾曰不會。追曰。是誰不會。今言不會。必有一箇不會底。若識得這箇不會底。便見世尊拈花。俱胝豎指。秘摩擎權。靈雲豎拂。德山棒。臨濟喝。一一盡通。更無隔越。故云參須實參。悟須實悟。

示眾

大眾。切莫分別。若不分別。更無異路。南北縱橫。東西自在。只為分別。所以不如。各生異見。妄立階級。故有三賢十地等妙二覺。成分段修。而分段證。所以有諍說生死。於一性中分為五性。於一乘中分為三乘。不知聖凡假立。誤認成實。良由取捨。有此不如。於妄功用便顯差別。似此等流。入海算沙。何時休歇。盡是背父逃逝。縱得迴心。不免從邑至邑。從國至國。傭賃展轉。次第而進。庠序而昇。歷盡階級。又未盡善。儻到本國。不識本國。偶遇本父。不識本父。喚作當面蹉過。當機不識。將謂別有。不肯承認。屈作方便。始能附近。不免脫珍御之服。著弊垢之衣。與他同途。方使心安。日久月深。故令出內。以內徧外。名之曰出。以外歸內。名之曰內。內外無疑。方堪付業。吾觀此輩。不識常住妙心。妄生功用。沈淪多劫。不悟玄源。縱經塵劫。只名造作。於理轉喪。有何益哉。若肯直下承當。似臨濟受三頓痛棒。便解肋下還拳。俱胝見豎一指。當時冰消瓦解。阿難能記三藏。又滯補特伽羅。外道纔見默然。便道開我迷雲。師良久云。東方衲子。不如西方外道。復噓一聲。

示無畏居士

學道之法。誠無善巧。只要辨其肯心。更無別說。舉起話頭。字字著力。莫管純孰不純孰。只故參將去。參來參去。參得疑情頓發。直教應用無虧。周旋無隔。盡古盡今。盡空盡界。無斷無續。通然只是一箇參情。收之不來。放之不去。行住坐臥悉無有別。忽然爆地一聲。虛空粉碎。大地平沈。獨露一箇本來面目。偶爾迴途。頓同大千沙界。到此之地。正好諸方決擇。更書一偈以為資助。偈曰。

晝夜身心莫放閒。務教參透這重關。忽然撲落乾坤境。露出真常佛祖顏。明月掌中隨應用。清風袖裏絕追攀。那時寶劍當堂坐。方見山僧句外玄。

拈古

四祖問三祖云。願和尚慈悲。乞求解脫法門。祖曰誰縛汝。四祖云。無人縛。祖曰何更求解脫法門。四祖大悟。拈曰。

只知請問解脫。不知刺頭入膠盆。當時不遇作家。焉得以楔出楔。忽然夢醒。方見無端。劈面云。貓。

僧參馬祖。地上畫四畫。上一長。下三短。云不得道一長三短。離此四字外請和尚答。師畫一畫曰。不得道長短。答汝了也。忠國師

別云。何不問老僧。拈曰。

這僧却是夢裏渡河。不知渾身泥水。馬祖就樹採花。未覺還飛他圃。山僧待忠國師道何不問老僧。當時只對他道自屎不覺臭。大眾。三人且止。即今不道長。不道短。又作麼生會。

惟政禪師問南泉。諸方善知識。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。泉云有。師曰。作麼生是不說似人底法。泉云。不是心。不是佛。不是物。師曰。恁麼則說似人也。泉云。某只恁麼。和尚又作麼生。師曰。我又不是大善知識。爭知有說不說底法。泉云。某不會。却請和尚說。師曰。我太煞與汝說了也。拈曰。

天下衲子。負鉢挑囊。入一叢林。出一保社。還知有不說底法麼。若知得。何必去江南海北。鼓扇是非。你看這兩箇老漢。拈頭失尾。拈尾失頭。若惹諸方笑怪。既有不說底法。且道還許賓主問答否。點檢得出。進退無門。更誇精細。轉見不堪。大眾。到此如何即是。各請歸。珍重。

有講僧參馬祖。師曰。莫是獅子兒否。僧云。不敢。師噓兩聲。僧云。此是法。師曰。此是什麼法。僧云。獅子出窟法。師乃默然。僧云。此亦是法。師曰。是什麼法。僧云。獅子在窟法。師曰。不出不入。是什麼法。僧無對。百丈云。見麼。拈曰。

在窟出窟。空擔獅子之名。噓噓默然。枉費兩頭奔競。若是山僧。待馬祖道莫是獅子兒否。便道這畜生。非但把住百丈。亦使馬祖有口無言。何故。殺斬不由獻帝。存留盡在曹公。

歸宗智常禪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。僧云鳳翔來。師曰。還將得那箇來否。僧云將來。師曰。在什麼處。僧以手從頂擎棒呈之。師作接勢。拋向背後。僧無對。師曰。這野狐精。拈曰。

平常無生之句。與世間語言杳無蹤跡。這僧却也善辨。爭奈只是箇知解之徒。師言不是壓良為賤。本乃據款結案。若是箇漢。道箇賀喜。何事而不了畢。

鄧隱峯推車。馬祖路上展脚坐。峯云。請師收足。祖曰。已展不收。峯云。已進不退。推車碾足便行。祖歸法堂上。執斧曰。適來碾損老僧足者出來。峯引頸近前。祖乃置斧。拈曰。

師勝資強。人間少有。切不可流俗見解。雖然。葢世禪和。能有幾箇作家。何故。未到盡驚山嶮峻。曾來方識路高低。

陸亘大夫問南泉云。弟子家中一片石。有時坐。有時臥。於今鐫作佛得否。師曰。得。陸云。莫不得否。師曰。不得。雲巖云。坐則佛。不坐非佛。洞山云。不坐即佛。坐則非佛。拈曰。

陸亘大夫向這石頭上坐臥不安。仔細檢點將來。皆是自不守分。不是南泉。爭得風光徧界。恁麼便恁麼。不恁麼便不恁麼。若不

具眼。總是泥裏洗土塊。雲巖證據。洞山交互。方見打鼓弄琵琶。相逢兩會家。

行實

師自云。吾江西南昌府鍾陵人也。父江臺。母徐氏。幼隨父商。年將二十。至荊門。聞無說能和尚乃有道之士。拜為師。剃落。教看一歸何處。後得昱首座苦口提攜。晝夜逼拶。不許說話。不許眨眼。一日聽廊下有人說話。昱便打。曰又不瞌睡。如何也打。昱云。你不瞌睡。聽那裏。又二僧裁裙。度量不已。我不覺眼看。昱兄又打云。你眼也不曾停住。話頭豈能著實。我因此驚覺。平日只說有念便罷。那曉得如此用心。自此其目如覩。其耳如聽。字字明白。句句歷然。後因看古語。沈吟是阿誰。舉處是何人。只管疑是誰。晝夜如一。忽不見山河大地及與自身。後患痢疾甚重。有山東靜東暉示我大慧杲患背疽因緣。我即豁然。又見寶峯。(云云)乃得印證。

祩宏曰。不枉為人不枉為僧數語。直是警策百倍。讀之。踴躍歡喜。增長志氣。

傑峯英禪師

送黃龍明知客

拈起玻璃。一輪明月。撲碎玻璃。紅爐片雪。因思呂洞賓。黃龍納敗闕。半升鐺裏煑山川。不識斧頭元是鐵。莫若龐公見馬師。心空及第真英傑。一口西江吸盡時。化現三千廣長舌。

送歸德演禪師

萬法歸一。一歸何處。青州布衫。當陽顯露。因甚持往南方。覓取長篇偈句。山僧無法可傳。畢竟有何分付。一碗淡醋齋湯。一鉢香油荳腐。喫得一飽齁齁。世事總皆不顧。演禪人。悟不悟。於斯直下便承當。何待更回歸德府。

送天台洪禪人

天台石橋五百牛。趙州石橋度驢馬。越聖超凡古至今。赫赫聲名洞天下。一脚當頭踏斷來。寬洪志氣真瀟灑。勘破諸方老古錐。瀾翻

辯舌如泉瀉。切莫騎牛更覓牛。笑殺賓頭盧尊者。

送伏龍溢南海維那

九月秋高暮山紫。道人何事來於此。黃花白露染單衣。擇友尋師問生死。生死由來即自心。一心起滅任漂沈。塵勞衮衮如山積。業識茫茫似海深。拈起金鎚俱擊碎。雙溪落落無人會。驚動千年老古錐。三十烏藤雨霧霈。

示道信侍者

大信大疑。大疑大悟。提起話頭。一切不顧。行參坐究。口念心思。密密推窮。時時覷捕。忽然拶破疑團。覿面更無回互。布毛吹起塞虛空。剎剎塵塵皆顯露。果能直下便承當。何異靈山親囑付。

頌古

世尊初降王宮

瞿曇生下便驚羣。爭似雲門一棒親。盡道五更侵早起。誰知更有夜行人。

勘辯

大都安講主來參。師問講主講甚麼經。答云。金剛經。曾於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處得箇省處。師曰。既是無來無去。因甚得到這裏。答云。便是無來無去底。師云。即今在甚麼處。答一喝。師云。下喝行拳都且止。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。答云。盡大地那裏不是自己。師云。忽遇劫火洞然。大千俱壞時如何。答云。我到這裏却不會。師云。六祖不會破柴踏碓。達摩不識九年面壁。你不會。見箇甚麼。答云。我只是不會。師云。瞎漢。請坐喫茶。

跋虛谷和尚法語

徑山虛谷和尚示慶禪人法語。舉趙州訪一庵主。入門便問有麼有麼。庵主豎起拳。州云。水淺。不是泊船處。又訪一庵主。問有麼有麼。庵主亦豎起拳。州云。能縱能奪。能殺能活。便禮拜。庵主既然一般豎拳。因甚麼肯一不肯一。若從這裏分辯得出。許你具衲

僧正眼。師云。山僧有六十棒。前庵主豎起拳。有殺人刀。無活人劒。好與二十棒。後庵主豎起拳。有活人劒。無殺人刀。也好與二十棒。趙州因甚不肯前庵主肯後庵主。也好與二十棒。虗谷和尚教他自領出去。

楚山琦禪師

解期

選佛場開定祖機。辨明邪正在鉗鎚。禹門浪暖風雷動。正是魚龍變化時。即今眾中莫有衝波激浪者麼。問答不錄。師以拂子打一圓相云。機前一著。覿面全提。復擊禪牀一下云。句外一言。和聲揭露。箇裏不許停思顧慮。豈容開口分疏。只饒眨得眼來。劒去久矣。縱是佛祖到此。也只得攢眉有分。何也。蓋非言路所通。亦非心識所測。若是箇英俊衲僧。向未舉以前自當點首一笑。是故祖師門下法應如是。嗟觀近世以來。人心不古。禪學之者。不務真參實悟。惟是接響承虗。以覺識依通為悟明。穿鑿機緣為參究。破壞律儀為解脫。夤緣據位為出世。以致祖風彫弊。魔說熾然。塞佛法之坦途。瞽人天之正眼。使吾祖教外別傳之道於斯而委地矣。故我大覺釋尊。於二千年外。已識盡眾生心病。預設多種奇方。於無漸次法中曲垂修證規則。不過只要誘引當人一箇入路。故經云。末世眾生。希望成道。無令求悟。惟益多聞。增長我見。又云眾生未悟。作何方便。普令開悟。佛令結制安居。剋期取證。過三期日。隨往無礙。故知結解之有時也。且如即今諸大德。於九十日中還曾證悟也無。已悟之者置之勿論。如其未悟之者。則此一冬不免又是虗喪了也。若是箇本色道流。以十方法界為箇圓覺期堂。也莫論長期短期。百日千日。結制解制。但以舉起話頭為始。若一年不悟參一年。十年不悟參十年。二十年不悟參二十年。盡平生不悟。決定不移此志。直須要見箇真實究竟處方是放參之日也。故先哲所謂一念萬年豈虗語哉。遂舉起拂子召眾云。還知這九十日內參究的消息落處麼。不見世尊道。居一切時不起妄念。於諸妄心亦不息滅。住妄想境不加了知。於無了知不辨真實。箇裏明辨得老瞿曇得失諸訛處。要證圓覺不為難矣。設或未能見徹。切忌依語生解。幻叟今日不辭饒舌。試為諸人頌出。猛火鑄成金彈子。當機捏碎又渾圇。等閒失得俱拈過。風送潮音出海門。

示秀峯居士

夫念佛者。當知佛即是心。未審心是何物。須要看這一念佛心。從何處念起。復又要看破這看的人畢竟是誰。這裏有箇入處。便知圓悟禪師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。故祖師云。心同虛空界。示等虛空法。證得虛空時。無是無非法。所言心者。非妄想緣慮之心。乃虛明圓湛廣大無相之心也。三世諸佛之所證。證此心也。六道眾生之所昧。昧此心也。諸佛由悟而證。號曰菩提。眾生因迷而昧。故曰煩惱。在聖不增。在凡不減。得之不有。失之不無。迷則業緣。悟名佛性。蓋知迷悟在己。得失非他。當知此心曠劫至今。本無生滅。原非染淨。孤光皎皎。脫體無依。妙用真常。廓周沙界。無形狀可見。無聲響可聞。雖然無相。無相不宗。雖曰無聲。無聲不應。是一切色相之根。乃一切聲響之谷。色空不二。動靜一如。法法虛融。塵塵解脫。是知心有則法有。心空則法空。心邪則一切邪。心正則一切正。若了此心。法亦不有。心法既無。則一切是非名相皆空。是非名相既空。則山河大地。色空明暗。直下與當人自性心佛覿體混融。了無隔礙。居士於此果能信入。則與從上佛祖所證所得更無差別。復何凡聖迷悟得失之可論哉。設或未然。亦不用別求玄妙。厭喧取寂。但將平日所蘊一切智見掃蕩乾淨。單單提起一句阿彌陀佛。置之懷抱。默然體究。常時鞭起疑情。這箇念佛的畢竟是誰。返復參究。不可作有無卜度。又不得將心待悟。但有微塵許妄念存心。皆為障礙。直須打併教胷中空蕩蕩無一物。而於行住坐臥之中。乃至靜鬧閒忙之處。都不用分別計較。但要念念相續。心心無間。久久工夫純一。自然寂靜輕安。便有禪定現前。儻正念不得純一。昏散起時。亦不用將心排遣。但將話頭輕輕放下。迴光返照。看這妄想昏沈從甚麼處起。只此一照。則妄想昏沈當下自然頓息。日久堅持此念。果無退失。驀忽工夫入妙。不覺不知一撮疑團粉碎。歷劫塵勞當下冰消瓦解。只箇身心二字亦不可得矣。於這不可得處豁開頂門正眼。洞徹性空源底。自當點首一笑。始知涅槃生死穢土淨邦俱為賸語。到此始信山僧未嘗有所說也。更須向真正鉗鎚下摟空悟迹。掀翻窠臼。然後證入廣大甚深無礙自在不思議解脫三昧境中。同佛受用。以斯治國澤民。則可以垂拱無為而坐致太平者矣。以此超脫死生。則應用施為而無可無不可也。居士其尚勉之。

示月庭居士

夫格外真機。難容湊泊。初參之士。必假筌蹄。所謂梵語阿彌陀佛。此云無量壽。佛者覺也覺即當人之自心。心即本來之佛性。是故念佛者。乃念自心之佛。不假外面馳求。馬大師所云即心即佛是

也。或謂即心是佛。何勞更念佛乎。只為當人不了自心是佛。是以執相循名。妄生倒惑。橫見生死。枉入迷流。故勞先聖曲垂方便。教令注想觀心。要信自心是佛。則知念佛念心。念心念佛。念念不忘。心心無間。忽爾念到心思路絕處。當下根塵穎脫。當體空寂。始知無念無心。無心無念。心念既無。佛亦不可得矣。故云從有念而至無念。因無念而證無心。無心之心始是真心。無念之念方名正念。無佛之佛可謂無量壽佛者矣。到此覓一毫自他之相了不可得。何聖凡迷悟之有哉。只這不可得處。即識心達本之要門。乃超生脫死之捷徑。居士果能於此洞徹自心源底。始信火宅凡居即為西方安養。舉足動足無非古佛道場。溪光山色頭頭章紫磨金容。谷韻風聲歷歷展紅蓮舌相。塵塵契妙。法法該宗。不即不離。心心解脫。於斯領旨。管取一笑而無疑矣。居士其尚勉乎哉。

機緣法語

次日性空首座入室參扣曰。昨蒙和尚開示濟川首座蒙山三關話。弟子雖獲與聞。心猶未了。幸望和尚別垂方便。師云。照前問將來。空云。蟭螟蟲吸乾滄海。魚龍蝦蟹向何處安身立命。師曰。長安路上金毛臥。曰。水母飛上色究竟天。入摩醯眼裏作舞。因甚不見。師云。五鳳樓前鐵馬嘶。曰蓮湖橋為一切人直指。明眼人因甚落井。師云。明月照見夜行人。曰請師一頌以為究竟。師云。好與痛棒。曰棒則弟子甘領領。則望和尚垂慈。師乃呵呵一笑而為頌曰。當機把斷聖凡津。擬議知伊屈未伸。欲識蒙山端的旨。垂鉤意在釣金鱗。師云。會麼。空遂作禮而退。

僧寶金山者。入室參禮次。師乃問云。面南觀北斗。低首看青天。此語明甚麼邊事。曰和尚合却口好。師云。未在。曰瞞別人即得。師云。差別用處。非智眼不能無惑。子欲洞明佛祖真宗。須具透關正眼。未審如何是透關正眼。山振聲一喝。師云。具得正眼。當明向上一機。如何是向上一機。曰青天日當午。師云。猶未夢見在。曰木人拈玉線。石女度金鍼。師云。從上佛祖不傳之妙。子作麼生領會。山近前禮一拜。師云。轉身一句速道將來。曰雨添山色秀。風來竹影移。師擬拈拄杖。山乃一喝。拂袖而去。師云。放子二十棒。山復回身近前合掌曰。謝和尚垂慈。深錐痛箚。師云。子雖有滔天之浪。且無湛水之波。山又叉手默然。師云。如是如是。山遂作禮。

僧問有佛處不得住時如何。師舉起手中拂子。僧云。無佛處急走過又作麼生。師放下手中拂子。云。會麼。僧云不會。師云。兩頭不著。千聖難窺。這箇且置。只如古人道藏身處沒蹤跡。沒蹤跡處莫

藏身。意旨如何。僧云不即不離。師云。不即。不即箇甚麼。不離。不離箇甚麼。僧擬對。師打一拂子云。這虗頭漢。僧無語。
師宴坐室中。有勝上座者從外入來。師云。是誰。勝云。某甲。師云。作麼。勝云。佛殿裏拜佛來。師云。佛向你道甚麼。勝云。不曾道。師云。你頭不曾點地那。勝云。下下點地。師云。又謂不曾道。勝云。某甲會也。師云。你會箇甚麼。勝云。吐露太分明。師便喝。勝擬對。師云。拄杖不在手。放汝二十棒。出去。
天溪凝上座來參。師云。不用之乎也者。父母未生前親切道一句看。凝云。千聖覷不著。師云。覷不著的是甚麼。凝云。父母未生前。師云。為甚麼覷不著。凝云。為無蹤跡。師云。既謂無蹤跡。說甚麼覷不著。你在無蹤跡處窠臼。這箇且置。只如燒了撒了。你向甚麼處安身立命。凝云。青山重疊疊。澗水響潺潺。師云。我不問你青山疊疊。澗水潺潺。畢竟燒了撒了向甚麼處安身立命。凝云。日用分明常顯露。師云。這虗頭漢。脚跟尚未點地在。說甚麼顯露不顯露。凝乃觸禮一拜。師云亦未在。凝又擬開口。師咄云。你再亂道。闢破你口門。凝禮謝而退。
有僧扣師云。不是心。不是佛。不是物。畢竟是箇甚麼。師與僧一掌云。你道是箇甚麼。僧擬開口。師以手掩其口。僧於言下悟旨。
師因消遣。至韶古音關房。以拄杖扣門三下曰。關主在麼。韶曰。他不曾有出入。誰云在不在。即開門見師。乃觸禮一拜。師曰。此猶是奴兒婢子之事。請關中主相見。韶乃叉手默然。師曰。此則沈寂默去也。韶曰。師適來問甚麼。師曰。問汝關中主。韶曰。喚作寂默得麼。韶遂呈偈曰。只此寂默非寂默。非寂默中非亦絕。渠儂目面已呈師。動靜何曾有區別。師曰。恁麼則子不在關內耶。韶曰。弟子見師亦不在關外。師以手拍關門一下曰。怎奈這箇何。韶擬對。師叱曰。汝但於心不生分別。只箇門戶亦無所有。門戶既非。則誰在關內誰在關外耶。雖然理則如是。亦不可越他世諦規矩。尤不可違其自己志願。正好向這無分別無內外處。豎立脊梁。全機坐斷。徹底掀翻。囫圇嚼破。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可也。曰言曰行。可以模範後學。抑不負其己靈也。子其勉而進之。三載出關之日。拄杖子再為汝勘過。韶遂作禮。

行實

師諱紹琦。楚山其字也。姓雷。唐安人。九歲出家。初從玄極和尚。最後謁東普無際和尚得法。正統六年。再見東普。普問子數年來住在何處。曰我所住廓然無定在。普曰。汝有何所得。曰本自無失。何得之有。普曰。莫不是學得來者。曰一法不有。學自何來。

普曰。汝落。空耶。曰我尚非我。誰落誰空。普曰。畢竟事若何。曰水。淺石出。雨霽雲收。普曰。莫亂道。只如佛祖來也不許。縱爾橫吞藏教。現百千神通。到這裏更是不許。曰和尚雖是把斷要津。其奈勞神不易。普曰。克家須是破家兒。恁麼幹蠱也省力。既退。至晚。復召入詰之曰。汝將平昔次第發明處告我。楚山悉具以對。普曰。還我無字意來。曰這僧問處偏多事。趙老何曾涉所思。信口一言都吐露。翻成特地使人疑。普曰。如何是汝不疑處。曰青山綠水。燕語鶯啼。歷歷分明。更疑何事。普曰。未在。更道。曰頭頂虛空。脚踏實地。普召弟子鳴鐘集眾。取袈裟拂子以授楚山。

祩宏曰。所云以提起話頭之日為始事。一年不悟參一年。乃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盡平生不移此志。直至大悟方名罷參。至哉言也。

性原明禪師

小參

靈隱入院至晚小參。欲識佛性義。當觀時節因緣。時節若至。其理自彰。是故達摩大師十萬里西來。不立文字。直指人心。見性成佛。謂之教外別傳。於是二祖求箇安心法門。師云將心來與汝安。祖云覓心了不可得。師云與汝安心竟。冬瓜印子一印印定了也。然師資契會。千載難逢。山僧今夜小參。禪客問話。現前一眾。坐立儼然。豈不是時節因緣。時節因緣既爾。畢竟佛性義在什麼處。莫是在覓心了不可得處麼。莫是在與汝安心竟處麼。若道在覓心了不可得處。是埋沒二祖。若道與汝安心竟處。是辜負大師。到這裏不可容易。直須明自本心。見自本性。未明明取。未見見取。若也明見不了。緇素不分。一生只成得箇顢頇佛性。儱侗真如。這般漢。臘月三十日到來。手忙脚亂。如箇落湯螃蟹相似。無人替汝。光陰迅速。各自勉旃。復說偈曰。年登六十一春秋。只合投間待死休。不料業風吹到此。又同衲子結冤讎。

浴佛上堂。舉藥山儼禪師因遵布衲作殿主。浴佛次。山問汝祇浴得這箇。還浴得那箇麼。遵云把將那箇來。山休去。師云。者一箇。那一箇。一一從頭都浴過。藥山布衲謾商量。仔細看來成話墮。成話墮。轉譎訛。拍禪牀云。武林春已老。臺榭綠陰多。

佛誕上堂。舉世尊纔生下。一手指天。一手指地。周行七步。目顧四方云。天上天下。唯吾獨尊。真成大人相不是小兒嬉。雲門云。我當時若見。一棒打死與狗子喫。貴圖天下太平。要作老胡種族。直須恁麼始得。法昌云。好一棒。太遲生。未離兜率。脚根下便與

一錐。豈到今日。雖然如是。大似賊過後張弓。將謂胡鬚赤。更有赤鬚胡。黃面老子故是末上賣俏。似乎旁若無人。雲門法昌雖則見義勇為。爭奈劒去久矣。爾方刻舟。以主杖畫一畫召眾云。還會麼。一把柳絲收不得。和煙搭在玉欄杆。

碧峯和尚闍維。奠茶。五臺山拾得來。誠非凡種。關西子沒頭腦。却是靈根。惟茲一味清茶。蕩滌眾生熱惱。只如則川拋下茶籃。仰山撼動茶樹。畢竟明甚麼邊事。度盞云。踏翻生死海。靠倒涅槃城。

龍山次韻

龍山吾兄瘦無肉。度量汪汪幾千斛。看他小小現神通。彈指徧遊諸佛國。枯禪久甘藜藿腸。節身不在餐楓香。頂[寧*頁]一著超言義。二三四七空搏量。從古風顛稱普化。格外玄機未為蹉。等閒打出觔斗來。傳得師真能幾箇。而今痛自韜其光。臥雲深處開巖房。是非榮辱我何有。二時粥飯還如常。

乳虎已有食牛氣。況是親從道場至。入門未辨主與賓。輒問西來祖師意。水之冰也藍之青。當陽哮吼人皆驚。豁開自己神通藏。剖破微塵出大經。永嘉作歌唯證道。凡聖兩途俱淨掃。曹溪一宿歸去來。珊瑚枝上日暠暠。

淨慈次韻

十里平湖一鏡開。六橋險峻滑如苔。直饒不滯程途者。到此依然喫跌迴。

行實

師諱慧明。字性原。別號幻隱。生於元。父項。母陳氏。七歲發疽。忽失所在。求得之。則曰四童子舁我至此。識者知師為天神所祐矣。未幾出家。後謁竺元道公於仙居紫籜山。又謁徑山元叟端公。端問東嶺來。西嶺來。師指草鞋曰。此是三文錢買得。端曰。未在。更道。師曰。某甲只如此。和尚作麼生。端云。念汝遠來。放汝三十棒。師乃悟其旨。久之。遂罄底蘊。曰纔涉思惟。皆為賸法。洪武十九年示寂。壽六十九。夏五十八。

雪庭　禪師

請益

僧問雲門。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。門云須彌山。幸遇此僧。當機不薦。蹉過雲門。直至於今攔街塞巷無存放處。此僧若也下得一語。道某甲這裏安放不得。且請和尚掇過一邊。非唯自己千古之下作箇自在快活閒人。抑且拶得雲門忙手忙脚。撒了收不得。收了撒不得。豈不丈夫。然雖幻寄與麼。也是勞神不少。且道還有安放處也無。自代云。看取雲門道底。古潭清典座等。各為曠大劫來一段真光。埋沒於業識茫茫。念起念滅。黑闇深坑。欲求提挈。且此事如人淩萬仞懸崖。須要親能撒手始得。又不見道。不是一番寒徹骨。爭得梅花噴鼻香。其或不然。又勞幻寄將冰清玉潤白藕池中。拖泥帶水。栽箇業種子去也。履今向去。但只時中一貧如洗。赤灑灑看箇父母未生以前邢箇是我本來面目。吽。及盡今時一念。從始至終。務要歷然討箇分曉。不可向輕安省力處純熟現前以當消遣時光。決定向這父母未生已前邢箇是我本來面目話頭上。不管得力不得力。昏散不昏散。密密提撕去。看他疑情頓發。如烈燄光中忽擲莖茅片雪。欲覓來去之蹤了不可得。正當恁麼時。設起一念覺照之心亦復如是。那時摸著娘生鼻孔。始信雲門道不起一念須彌山。磕破虛空腦蓋。築折混沌眉毛。爭怪得幻寄道某甲這裏無安放處。珍重勉之。

拈古

溈山靈祐禪師侍立百丈次。丈問誰。師云某甲。丈云。汝撥爐中有火否。師撥之曰無火。丈躬起深撥。得少火。舉以示之曰。汝道無。這箇鄭。師由是發悟禮謝。陳其所解。

師拈云。家貧家富。父子方知。花落花開。春風不顧。應時應節則是。未免傍觀者哂。呵呵。老不歇心。少不努力。

行實

師自謂吾生幻寄浙省仁和。桂姓。父諱徵。母徐氏。兄弟三人。吾最後。以景泰丙子年生。毀齒喪父。患痘風。雙目短視羞明。抱疾弗瘳。夢中感金神教使出家。母兄不允。姑隨善友逐邪師苟延歲月。至年十五。雖克勤晝夜體究孜孜。唯益邪解。成化癸巳間。聞四川休休翁寓郡城仙林寺。以禮參請。一見契合。始得出家。受持無字公案。十七剃染。隨侍黃梅。心切太過滯沈寂之境。座元勉以看教。因閱楞嚴。於一毛端現寶王剎有疑。成化乙巳。寓常州江陰

乾明寺。忽覩萬佛國金碧崢嶸於眉宇間。會得毛端現剎之句。始知幻寄兩間。如夢如旅。又明年。因詠黃鸝。忽逢作者云。此句法未得意在言外之趣。由此茅塞泮然。信口道云。多情自信惜春光。飛入園林錦繡鄉。記得小窗驚我夢。滿庭紅杏帶斜陽。遂和永明山居律詩。弘治戊申除夕。忽聞鐘聲。數年行履處於此活脫。信口道。圓響心非聞。大千同一照。抹過上頭關。更不存玄妙。乙卯。休休翁應湖南淨寺請。予復依附。日逐詢究。乃蒙印可。夫幻即寄之蹤。寄乃幻之跡。幻起寄亡。全寄是幻。幻逐寄生。全幻是寄。翳目生華。山河大地。華翳不生。空真實際。幻之寄之。誠哉兒戲。

古音琴禪師

開示

縱遇開示。一時難悟。要假話頭。逼開心慧。工夫日久。日磨千煉。如雞抱卵。煖氣久蒸。忽然一日時節到來。或遇因緣觸發。心目方得開悟。古云。是花各有開時節。春蘭秋菊不同途。凡作工夫。當離喧鬧。截斷眾緣。屏息雜念。單提本參話頭。至於行住坐臥。苦樂逆順。一切時中。不得忘失。念茲在茲。專心正意。切切思思。念念自究。返觀自己這箇能追能問底是箇什麼人。若能如是下疑。疑來疑去。疑到水窮山盡處。樹倒藤枯處擬議不到處。心忘境絕處。忽然疑團迸散。心花朗發。大悟現前。頓見自己本來佛性。一段風光非從外得。若得真有此見處。更要求覓高見宗匠決擇邪正。不可以此便休。如此纔名入門。纔名得地。
坐中所見善惡。皆由坐時不起觀察。不正思惟。但只瞑目靜坐。心不精采。意順境流。半夢半醒。或貪著靜境為樂。致見種種境界。夫正因做工夫者。當睡便睡。一覺一醒。便起抖擻精神。挪抄眼目。齩住牙根。捏緊拳頭。直看話頭落在何處。切莫隨昏隨沈。絲毫外境不可采著。

念佛警策

一句阿彌陀佛。宗門頭則公案。譬如騎馬拄杖。把穩生涯一段。不拘四眾人等。持之悉有應驗。行住坐臥之中。一句彌陀莫斷。須信因深果深。直教不念自念。若能念念不空。管取念成一片 。當念認得念人。彌陀與我同現。便入念佛三昧。親證極樂內院。蓮胎標的姓名。極功之者自見。親見彌陀授記。便同菩薩作伴。自此出離娑

婆。一路了無憂患。直至無上菩提。永劫隨心散誕。依得此道歸來。決定成佛不欠。

開示

夫真參實悟者。非在念得一句佛熟而致。非在持一萬法無字公案日久自然而致。非在長坐不臥苦礙睡魔而致。何故。在人正念正氣而感致也。大抵要具觀察慧力。念念自疑自攻。直至攻化日久。塵勞屏息。淨體現前。忽然隨機激發。大悟本來。通身是佛。更不許你分心分性。自然得箇安樂田地。如若一法不明。亦用辯明。一理不通。亦用參通。無惡不去。無善不修。無功不完。無理不辯。方成聖道。假使悟明本體之後。便休歇去。不能通達化門文物者。古人謂之墮在百尺竿頭。落於二乘小果。終不能至一切智海。故大覺云。懸崖撒手。自肯承當。絕後再甦。欺君不得。豈虛言哉。

又

未審作工夫從甚處起。甚處得半。甚處了畢。有此喻者。我方信之。晃兄曰。正如此問。方可與汝說之。大抵人之佛性各各皆有。只因無佛智慧破除煩惱。所以不得機緣相合。見在情塵所縛。譬如世間造酒。雖有米水。大用麪力多。若無麴力攻化。終不成酒。人之佛性喻米。福緣喻水。然雖有性有福有緣。若無大智大慧內攻內化。終不成佛。只名凡夫。大凡作工夫之人。務將平生是與不是悉皆丟在一邊。只持一句本參話頭自疑自問。自問自疑。自逼自追。自攻自究。不許求人說破。不許依義解明。務要句下精通。命根頓斷。如此晝三夜三逼將去。年久月深。忽日心不思量。口中自然流出一句二句或四句八句應機合格語。此名聰明境界。大凡悟道之人。皆從聰明境過。不可便認。依前逼將去。忽日信口道出百千偈頌。却如通身是口。切莫放下。正好用工著力。如造酒相似。大沸後直倒澄方止。人作工夫。直至聰明境過。大悟現前。頻將古人一千七百則公案無一不勘明。無一不了當。直至無禪可參。無佛可修。無法可疑。乃至頭頭上達。物物上通。信口道來。皆合古格。那時不了自了。不休自休。不待放下而自休歇。如人到家。不愁路也。方名工夫到家之人也。

行實

師閩興賢人。父蔡姓。母黃氏。二十七出家。餘不載。

袾宏曰。勸念佛偈甚好。冗句裁出。

笑巖寶禪師

上堂

舉世尊陞座。文殊白槌話。師乃曰。不憶黃面老子當時也知有這箇時節。爭柰未遇知音。往往義學云。世尊陞座。文殊白槌。乃是作家相見。師資倡和。蓋不知文殊多口相席。打令贓誣一上。大煞放過。山僧今日也不教伊做處。亦不獨為。貴欲求箇知音出來。與伊把臂共行。寧不為之好事。遂拈拄杖云。有麼有麼。時有僧出作禮。劈脊便打云。多口作麼。僧云。某甲一言也未發。何為多口。師復打云。再犯不容。
翌日上堂云。昨舉世尊陞座公案未圓。未能解得諸人惑。未能令諸人與世尊把臂共行。何謂。若是知音作者。纔恁麼。便解不恁麼。然後沒交涉。直教兩頭撒開。中間放下。自然活卓卓底隨處作主。如水投水。似空合空。佛祖不能知。鬼神莫能測。設到此地。要與世尊握腕。猶間一線道在。如欲豁通這一線道。須是更聽山僧重宣一偈云。佛身等空座稱身。何曾陞也何曾下。文殊覩影生狂華。引得兒孫成話杷下座。

拈古

舉佛果勤佛鑒勤佛眼遠同侍五祖至夜深。祖云各下一轉語看。佛鑒云。彩鳳舞丹霄。佛眼云。鐵蛇橫古路。佛果云。看脚下。祖云。滅吾宗者。克勤是也。徵三人之語。還有優劣也無。若道無優劣。五祖何以恁麼道。若道有優劣。什麼處是優劣處。

開示

諸佛與眾生唯是一心。更無別法。悟者心能轉物。物物皆歸自心。即是諸佛。迷者背心向物。妄隨物轉。即是眾生。是故諸佛與眾生唯是一心。更無別法。且我釋迦文佛未成正覺時。於雪山六年苦行。靜慮功極。至午夜舉頭見明星出。豁然大悟。彼當時悟箇甚麼。悟者惺也。只是惺得自己本有之心。不從人得。本來現成。本來常住。隨即普觀大地一切眾生。箇箇具有如來常住真心成佛種性。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。遂運慈悲普度一切。便有四十九年所說言教。非真實也。皆不得已。見諸眾生疑多信少。不能直下大信

自心。生起萬差。不免應病與藥。引眾權而歸一實。又恐一切眾生隨語生解。認著言說墮於教網。後復陞座不發一言。唯拈起青蓮花一枝。默顧四眾。欲人人當下直明本心覿面親會。不意大眾依然蹉過。獨有迦葉動容微笑會合本機。便付法立為第一祖。展轉相傳。至於第二十八祖達磨尊者。觀見此土眾生有大乘根器。遂航海西來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。不立文字不用能巧。唯一直心當下自契。大眾。即此便是從上以來。佛佛祖祖。共一切眾生直悟一心見性成佛底樣子也。

行實

師云。予金臺世族也。父吳門。母丁氏。弱冠出家。禮大寂能和尚為師。後徧參知識。修進開悟行道因緣。備載全集。恐繁不錄。

祩宏曰。予遊京師。參徧融笑巖二師。次年二師俱示寂。融師一味實心實行。無著述傳世。巖師隱柳巷。罕接見人。有笑巖集四卷。今撮其少分云。

附錄

宋景濂學士集中諸師碑銘。祩宏採其少分。以紀聖朝盛事。不致淹沒故。

古鼎銘禪師

師諱銘。臨濟十五世孫。四坐道場。將示寂。謂其徒曰。觀世音持蓮華至矣。安坐而逝。火化。舌根齒牙數珠不壞。五色舍利無數。國史危先生為之碑。有四會語錄行世。

雪窗光禪師

師名悟光。字公實。姓楊氏。號雪窗。成都之新都人。以三昧力入智慧海。初說法於白馬寺。已而住育王天童。四會說法。虞文清公贊。謂佛果一枝。鳳毛麟角。洪武十四年記。

南堂欲禪師

師諱清欲。字了菴。南堂其號也。姓朱氏。台之臨海人。住開福本覺靈巖三剎。有三會語錄也。

徑山悅空禪師

悅空顏公。以東嶼正嫡。住崑山東禪。轉吳門萬壽。升虎林南屏。遂陟雙徑。有四會語錄。先師王文獻公現宰官身敷宣般若。與禪師為方外交。松月印公稱師之道高於圓照佛照云。

袾宏曰。四會語錄今無存。松月亦未知何許。而曰道高於圓照佛照。夫二公豈易及哉。而曰過之。更俟賢者考正。

佛光照禪師

師幼齡。中夜坐禪。母推使仆輒。達旦不寐。後出家。參雲居泉公。晝夜繫念。一夕松月下。聞流泉聲有省。往白泉公。泉公俾詣古林。古林問。子明知四大五蘊是生死根本。為何入此革囊。師擬議。林以錫杖擊之。豁然悟入。住清涼十五年。退隱東堂。影不出山。壽八十五。僧臘七十。逝七日。顏貌明潤。頂猶暖。舍利如珠璣云。

璧峯金禪師

師諱寶金。姓石氏。號碧峯。生杭之永壽縣。六歲出家。徧參講肆。參如海真公。寢食為廢。隨公摘蔬。忽凝坐不動。後入定。累日不起。嘗坐樹下。溪水橫至。人意師溺死。越七日。蒸坐如平時。一日聽伐木聲。汗如雨下。求證於公。公印可之。洪武二年。召至京。極蒙恩賜。師示疾。上親灑宸翰。賜詩十二韻。六月四日。沐浴更衣。正襟危坐而逝。世壽六十五。僧臘五十。火化。五色舍利汾然。齒舌數珠不壞。

東溟日禪師

師諱慧日。號東溟。天台赤城人。洪武初年。召入京。奏對稱旨。後辭歸杭之天竺。修西方淨業。洪武十二年七月朔日。謂弟子言。吾夢青蓮華池中清芬襲人。吾殆將去乎。四日坐逝。世壽八十九。僧臘七十。師對王公大臣。未嘗出一軟媚語。至於誘進後學。溫然如春陽云。

孤峯德禪師

師諱明德。號孤峯。十五為僧。謁竺西坦公。公問何來。曰金鵝來。又問金鵝山高多少。師曰無見其頂。竺西斥之。一日舉世尊拈花因緣。師聞之。忽有省。又謁淨慈晦機熙公。公問什麼人恁麼來。師云胡張三黑李四。又謁雙林明極俊公。竺田霖公。羣疑冰釋。洪武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坐逝。世壽七十九。僧臘六十二。火之。頂骨不壞。舍利累累出灰燼中。有四會語錄行世。

又附

高麗普濟禪師答李相國書

既曾於無字話提撕。不必改參也。曾參無字。必於無字有小因地。切莫移動。切莫改參。但於二六時中。四威儀內。舉起話頭。莫待幾時悟不悟。亦莫管有滋味無滋味。亦莫管得力不得力。拶到心思不及意慮不行。即是諸佛諸祖放身命處。

袾宏曰。此語錄。萬歷丁酉福建許元真都閫東征得之朝鮮者。中國未有也。元真攜原本還閩。僅錄其一篇云。

皇明名僧輯略(終)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